

等到這次的三成五發下來了，我準到
宣北春候您就是了，一定候您就是
了。請您再別向外人說那個話了！
不說，一定不說，您放心好了。可是
……我自己倒還有點兒不放心。

爲什麼？您怕我不候您麼？
不是。

您怕我妄記您麼？

不是，我就只怕您忘記掉我那個方
法。

那您放心好了，我怎麼肯忘記他去！

您不信，不妨現在就試我一試。

對。我來問您幾句話罷。

您請問。

您記得前天是陰天麼？

我記得昨天比前天暖和。

昨日出了太陽麼？

但是昨天趕不上今天。

今天天上有雲不是麼？

今天很難說，但是我想明天的天氣一
定是……

臉紅) 哈哈，請您別見
笑，說錯了，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錯，好極了，這下我可以放心了。哈

古 哈哈，這正是——
哈哈，這正是——(兩人同唱)

皮毛淺薄非吾病。
空氣新鮮是我師。

鳥聲

開明

古人有言，『以鳥鳴春。』現在已過了春
分，正是鳥聲的時節了，但我覺得不大能夠聽
到，雖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經近于鄉村。這所謂
鳥當然是指那飛鳴自在的東西，不必說鷄鳴
咿鳴嗚唧唧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鴿子之類也
算不得數，因為他們都是忘記了四時八節的
了。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簷頭麻雀的啾啾，以
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乾笑，——這似乎
都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又未免
多一點干枯氣的味。

英國詩人那許(Nash)有一首詩，被錄在所
謂名詩選(Golden Treasury)的卷首。他說，春
天來了，百花開放，姑娘們跳着舞，天氣溫和
，好鳥都歌唱起來，他列舉四樣鳥聲：

Cuckoo, jug-jug, pee-wee, to-witta-woo!

這九行的詩實在有趣，我却總不敢譯，因
爲怕一則譯不好，二則要譯錯。現在只抄出一
行來，看那四樣是什麼鳥。第一種是勃姑，書
名鳴鳩，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無疑了。第二
種是夜鶯，就是那林間的「發痴的鳥」，古希

臘女詩人稱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鶯」，
他的名貴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
麼東西。我們鄉間的黃鶯也會「翻叫」，被捕
後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與他西方的表兄弟相
同，但他要喫小鳥，而且又不發癡地唱上一夜
以至于嘔血。第四種雖似異怪乃是貓頭鷹。第
三種則不大明瞭，有人說是蚊母鳥，或云是田
鳧，但據斯密士的鳥的生活與故事第一章所說
係小貓頭鷹。倘若是真的，那麼四種好鳥之中
貓頭鷹一家已佔其二了。斯密士說這二者都是
褐色貓頭鷹，與別的怪鸞怪相的不同，他的書
中雖有圖像，我也認不得這是鴟是鴞還流離
之子，不過總是貓頭鷹之類罷了，兒時曾聽見
他們的呼聲，有的聲如貨郎的搖鼓，有的恍若
連呼「掘窪」(Jueh-nogah)，俗云不祥主有死
喪，所以聞有多極懊惱，大約此風古已有之，
查檢觀頹道人的小演雅，所錄古今禽言中不見
有貓頭鷹的呼。然而仔細回想，覺得那些叫聲
實在並不錯，比任何風聲簫聲鳥聲更爲有趣，
如詩人謝勒所說。

現在，就北京來說，這幾樣鳴聲都沒有，
所有的還只是麻雀和啄木鳥。老鴿，鄉間稱云
鳥老鴿，在北京是每天可以聽到的，但是一點
風雅氣也沒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
那一季的鳥。麻雀和啄木鳥雖然唱不出好的歌
來，在那瑣碎和乾枯之中到底還含一些春氣；

唉唉，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鴉叫也已夠了，且讓我們歡迎這些鳴春的小鳥，傾聽他們的談笑罷。

「啾啾，啾啾！」

「啾啾！」

別有天(平民短劇) 林 幽

(取材民間故事)

劇中人物

張五

李二

黑臉鬼

紅臉鬼

佈景

古時南洋某地樹林中。張五被縛大樹上。一面力求掙脫，一面憤恨地怒罵。

張五 可惡！李二，你這畜生！我待你那樣好，你竟這樣報答我！好罷，我看看你可善終不能，我就使後世也必定報你這仇！

黑臉鬼(已從右邊進，作聽勢，暗喜。自語)

該死！你該死！

張五(怒極) 我怎麼該死？(轉首看見是鬼，怕，央求着) 鬼大爺，請你做做好事，把我放了罷！

黑臉鬼(只是笑) 你該死！你該死！

張五 我怎該死？我待他那麼好，怎麼該死？

黑臉鬼 你該死！你該死！我勸你今天安心死了，待後世去報仇罷！(嘻嘻笑着由左去)

張五 什麼？待後世報仇？(思索，忽悟) 是了！我說錯了話，所以他不救我！啾啾！

(頓足嗟嘆) 真個該死！真個該死！

紅臉鬼(從右邊進) 是！你真個該死！你真該死

張五 是，現在我說錯了話，真個該死，可是

剛才李二縛我的時候我也該死不？我幾百萬兩銀子都是做生意掙來的，沒一個冤枉人家的錢，為什麼該死？就使該死，也不該死在李二的手！我對別人或者有差的地方；可是對於他，我敢說，完全沒有對不住的！我們結拜為義弟兄時，都是窮漢；

後來我發了財，把我的家產分了一半給他；我待他那麼好，為什麼他要殺我？鬼大爺，如果我有什麼錯處，就請你逮我到閻王殿裏去罷！不要讓他親手殺我？我不死在他手下！

紅臉鬼 為什麼緣故？

張五 為我是他的恩人！為他是我的義兄弟！既是我命運該死，請你帶我到陰間去罷！我的確不忍見我的義兄弟……親手殺我！

鬼大爺，請你做點兒好心，帶我去罷；我們倆帶着銀子要回家去，閉着水順風順

他不開船，他要我同他到這山中來遊玩，誰知道他起了歹心……鬼大爺，你帶我去罷！也可免他『謀財害命』『妄恩負義』

『害殺把弟兄』的罪名。

紅臉鬼 啊，你這一片好心！讓你死了也太可惜，老實告訴你罷，玉皇上帝看見你為人

那麼好，所以差我來救你，那麼我就把你們世世的冤仇……

張五 世世的冤仇？

紅臉鬼 是，要不是世世的冤仇，為什麼你待他那麼好，他反要害殺了你？

張五 唔！那末請你把我們世世的冤仇告訴我罷！

紅臉鬼 這個做不到；你們的世仇說來話長呢，誰也記不清楚。現在單說你們前世的冤仇。前世他是個高梁子弟，帶了許多錢

出外遊玩，你是他的跟人，他待你非常之好；可是到了這裏，你乘他酒醉把他謀害了，埋在地下。你不相信時，他來了

你叫他就脚前三尺地方掘下去掘到三尺深便有「別有天」酒樓的杯，盤，簋等東西，再掘下去便有他的骨頭(忽不見)。

張五(想着) 是了！真個是世世冤仇；不然，我待他那麼好，為什麼他要殺我？(看不見鬼，驚怖) 他要救我？可是現在已跑到那兒去了？……但……我是該死

到那兒去了？……但……我是該死

！(苦痛，恐怖)噯！前世的罪孽！的(苦極，不耐煩)呵，李二怎麼還不來？！

李二 (從左邊來，兩手提着兩個籃子)來了，來了！不要着急！

張五 快把我殺了罷？

李二(奇怪) 你要做餓鬼嗎？

張五 我是該死的，管他做餓鬼做飽鬼作甚？快點兒把我殺了！

李二 (從籃中取出酒菜) 先吃再說！

張五 (很真摯的說)我是該死的，你不殺我，我極難過，快把我殺了罷？我那裏有心

李二 你爲什麼該死？

張五 我不該死？我不該死，你怎麼要殺我？

李二 (倒酒，解張的縛，送杯與他，自己喝着，一邊說)坐下來喝一杯罷：慢慢的說！

張五 今天我不能喝。

李二 不要緊喝一杯罷！(自己喝)爲什麼我要殺你？錢！我要你的錢，所以要殺你！

張五 你未嘗該死！你是個好心人，待人都

李二 不錯，待我也非常好。只是你的錢太多了！(自笑自飲)

張五 快把我殺了，無論如何快把我殺了！

李二 好奇怪！爲什麼剛才我縛你的時候，你那樣的動氣罵我，現倒反要我快把你殺

了？

張五 我前世把你殺了，埋在這樹下！

李二 你說的什麼？

張五 像你今日待我一樣的，先請酒然後殺

人！

李二 那裏來的鬼話！

張五 可不是呢？這都是剛才一個鬼告訴我的！他還說，不相信時，可就這裏(手指着足前的地)掘下三尺便有『別有天』

酒樓的杯盤碟等物，……

李二 (恐怕起來)他說什麼酒樓？

張五 『別有天。』怎麼？

李二 (睜着眼睛不能說話，許久才說)你可知道今天我的酒菜也是『別有天』叫的

張五 (拿起酒杯來看，一看張着嘴許久才說)呵！(少停)他說底下還有你的骨頭呢！

李二 (李二不言不語的向左邊跑去。)

張五 (喊道)快把我殺了，快把我殺了罷！

李二 (李二不回，張失望坐下，忽看見李所放的刀，拿來要自殺。)

張五 (急跑回，奪了刀說)險些兒送了你的生命、(又去跑)

張五 爲什麼他不殺我！甚至于不讓我自殺！我不願死呢，他偏要殺我；現在我情願

李二 死了，他却不敢殺我，也不讓我自殺(苦惱)是何道理……(少停)……現出少

微和平神氣)……唉，不如死了乾淨！

他一定是拿鋤子去了；發掘出來，真個

死人骨時，叫我怎樣對得起他？真要愧

殺我羞殺我也(又沉默，忽欲觸樹而死)

李二 (帶鋤跑來拉着他)怎麼聽了兩三句鬼話；就相信了要去尋死？且住，待我發掘，看看鬼話真不真，再做計較不遲。

(李動鋤掘土 張五靜默向台前進背李坐着，現出恐怖極難受的樣子。鋤忽觸磁器有聲，張五打顫恐怖，出神)

李二 噯！……(跳下取出杯盤等物再掘)。

張五 (呼叫)快把我殺了罷！快把我殺了罷！

李二 (先不答，再掘兩三鋤，喊道)真的，死人的骨頭！ 轉向張)剛才你說什麼？

張五 (仍歸靜默)

李二 (彷彿覺得必死狀，很鎮靜) 把我殺了罷！

張五 (看骨骼。忽看張五，笑着) 吃罷，五哥：酒菜都已冷了！

李二 殺了我罷！

張五 我不殺你了。

李二 爲什麼？我一死才對得起你。

張五 前世你殺我，今世我殺你；後世你又殺我，再一世我又殺你——這樣冤冤

李二 相報，要報到何時爲歸結！(把酒)喝一杯罷……

(幕下) (全劇完)